

國語卷十二

誓語六

韋昭解

趙文子冠

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禮始冠也冠謂曰士禮始冠

見欒武子武子

曰美哉

欒武子欒書也禮既冠冠者贊也君起曰

答晉逮

事莊主

莊主趙朔嘗將下軍欒書左之稱

華則榮矣實之

不知請務實

榮者肉色兒也實之

見中行宣子宣

子曰美哉

宣子晉大夫中行偕也

偕也吾老矣

德所見范文子

文子范

文子曰而今可已戒矣夫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得寵而驕

故興王賞

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聽功譽也於是考使工誦諫於朝肯世箴諫之語

在列者獻詩使勿兇列也謂公卿至於列也風聽臚

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詩曰風也兇惑也辨妖祥於謠辨別也妖

也行歌曰謠丙之辰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

有邪而正之術道也盡戒之術也術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

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也然而壯矣老者多矣

見韓獻子獻子晉卿也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人在始與讒始與讒讒進讒不進讒不進讒不進讒不進讒不進

與不進不進不進不進不進不進不進不進

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乘餘

而已何又加焉兼除諭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

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成成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成子夫成子道肯忠成子

先君道鴻而率呂政可不謂文兮道達也忠記也左

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靈公父也曰諫取惠

不憚以進也可不謂忠兮不謂忠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

內之曰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見苦成叔子苦成

叔子曰甲季少而執官者眾執官為吾安容子

見溫季子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曰求之言女

不如

不如

誰可曰其其次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張老曰

夫三郤人之言也可曰滋也范叔之教可曰大孽子

之戒可曰成物備矣忠在子物事也人事曰備能若

夫三郤人之言也可曰滋也范叔之教可曰大孽子

也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伐鄭范文子

不欲曰若曰各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為治唯存

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故為難本得鄭息

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郤至曰燠則王者多息兮文

子曰我王者也兮哉言俱諸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

且其勞賄歸之故無息勞所往之今我寡德而求王

者之功故多息也我晉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兮哉無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

魯之師苦成叔魯欒黶欒黶書之子桓子楚恭王帥

東夷救鄭魯欒黶欒黶書之子桓子楚恭王帥

欒黶曰君使厲也與齊魯之師請侯之郤至曰不可

楚師將還我擊之必曰勝歸將還無歸心夫陳不違

忘一問也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問也南夷據在

國語卷之十一 晉語六 三

由陳不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雖俱陳不且欲戰也

其士卒在陳而譎四間也譎謂其也夫眾間譎則必懼五

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

於是敗楚師於鄢陵藥書是日怨郤至怨其反已

鄢之戰郤至曰韎韐之跗注三逐楚弓王卒

韎鄭後司農說曰為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絲也及忍疾吟茅蒐成韎也凡染戈入為線跗注

見王必下乘下下車退戰王使工尹襄

問之曰弓工尹楚官襲其名問遺也曰劣事之般般盛也有韎

韐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弓

鄰至中冓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脫之為障耳曰君之

外臣至曰寡君之靈間冢中冓冢被也不嚴當

攬君命之辱為使者故設三肅之禮肅事肅操肅君

子曰勇且知禮禮也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

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

爭益姑謀睦弓也姑且考訊其阜曰出則怨靖訊問也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楚大夫欲戰范文子

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刑正成而後振武於

外成考是日內讎而外威威畏今吾司寇之刀鋸日

外成考是日內讎而外威威畏今吾司寇之刀鋸日

外成考是日內讎而外威威畏今吾司寇之刀鋸日

獎刀鋸小人之刑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

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猶刑之過

也刑殺有過者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細民也故曰惠

誅怨也誅除巨忍太過忍巨義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

可曰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而不及也

忍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也

幸且為政必有內息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息

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距猶自也偏而在外猶可救

也州外外疾自中起是難盜姑釋刑與鄭巨為外患

也釋留

鄭陵之役誓伐鄭荆救之藥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藥書將中軍藥武子

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

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也不義而強稱誓之德諸侯皆

救國可巨少安稱副也副誓之德而為之安諸侯皆

唯樹諸侯故搜搜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

能無外患又無內息距非聖人豈有外患必有內息

盜姑釋刑與鄭巨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

睦不復征伐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

力力功也將自伐其息教而惠歛大其私暱而益婦

國朝律例卷之二十三 釋義六 四 一 欽定書堂

人田謂增其祿也私近謂嬖臣也不彼諸大夫田則焉與辭也

取旨益此諸臣之妾室而廷還者將與幾人與辭也

者也亂地亂故地也其產將害大益姑無戰焉產生也

變將害大臣藥武子曰晉襲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參

五季魯信十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

能振旅而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翟子箕先軫以

三季二十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

不損晉恥又曰違違美曰重之違避也雖有

後患非吾所知也慮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

尊善輕有禍禍擇取其重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良為諸侯笑也相

父相聽公不與慶鄭相聽公相聽公相聽公相聽公相聽

姑曰違美為恥美為恥藥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鄆

陵大勝之鄆地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急教而重斂

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三郤將害大是也尸陳內

其室內取也室妻於是乎國人弗調也不

所為遂殺諸翼擊之翼東門之外呂車一蔡翼也不

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大公羣大夫而太

仗容成十七季寒厲公游方匠麗氏藥書中行偃執

公十八季正月使程滑殺公厲公之所自以者唯無

德而功多服者眾也季會于瑣澤敗翟于交剛十二

鄂陵之役荆厭晉軍午晦楚晨厭晉軍而陳申

患之將謀謀所曰范匄自公族趨過之子宣子也自

公族為公曰夷寵曷并非退而何晉曷也壘寔也使

以从不復欲會非退而何言楚義退也傳范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以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

言姦也必為戮言義不及凶而凶言之苗棼皇曰詭

逆雖言益掩人是為避難既退荆師於鄂陵將穀

穀其會其穀也范文子太公戰馬之肯公戰車

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也佞才吾何福且及此吾聞之天

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且勸荆兮

之備楚而勸楚修德君與二三臣其戒

也其壞也無日矣隆盛也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祝曰君驕泰而有

災功夫且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兮君多私

今且勝歸私必昭昭顯也昭私難必作難私必

難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歿也所歿也先難為免免

於七季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季寒難作始於三郤

本於公公殺三郤樂中乃殺公既戰獲王子裝鉤子裝鉤楚公

公子裝鉤樂書謂王子裝鉤曰子告君使告君曰郤至使

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言勸楚王使與晉戰也

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

王得晉歸子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裝鉤告公公告樂書樂

書曰臣固聞之也固久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

之師已勸君戰已郤戰敗將內孫周孫周愾事不成

故免楚王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夾大臯考

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樂書復

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

之見孫周覘之是故使齊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

成叔及郤錡錡之郤錡謂郤至曰君

不道於我我欲目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

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

亂則不為武知人不詐為詐則仁人不黨不羣夫利

君之富富曰既黨利君寵祿利黨曰危君君

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且罔何臯鈞之死不若聽君之

命鈞等也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櫟

既刺三郤樂書殺厲公乃內孫周而大

之是為悼公

長與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也

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息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

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

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曰德禦姦曰刑禦止也曰德曰德緩

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饒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立至臣脆弱弗能忍侯

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與矯

中行獻子圍公於丘麗氏丘麗氏晉大夫也乃召韓

獻子獻子辭曰殺君曰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

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威行於君為不仁事廢不成為不知高一利

夫得一惡非所務也管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

孟姬之讒吾能違矣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

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殺尸而況君乎尸主二

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

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其忠也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

夫曰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帥也曰果戾帥順吾雖

人故無不行果者忠犯順不祥伐果不害害勝

夫曰果戾順行民不犯也

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

吾雖

吾雖

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之十一 韋昭解 九 安齋書堂

國語卷之十一 緜

國語卷之十三

誓語七

韋昭解

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疑蒞子如周迎悼公武子

也知武子荀罃也疑蒞子士魴也康午大夫逆弓

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也及至孤

之及此天也引天曰印人之有元君將尚命焉元諸也尚

也著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也其尚禾材是穀不

成也禾材不可用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

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設不成設

為稅也二三子為令之不赴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

國語卷之十三 誓語七 一 安齋書堂

趙大夫之命故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曰不元而元而

巨虐舉之二三子之制也制專也若欲奉元巨濟大義

將在今日若欲暴虐巨離百姓反易民常夫在今日

君訓而隕然大戮巨煩刑吏刑刑官司寇也吏辱君

之允令允信也設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兮

武宮武宮武定百事太百官議定百事而太其官使

商門子選賢良商門子大夫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

與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滯賞謂有功

畢故刑效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

宿問舉薦稽德問舉刑罰之疑者宿效也逮鯀寡逮

也也振廢淹振起也淹久也養老幼養

稱曰王父王父不敵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

二月乙卯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使

呂宣子左下軍宣子呂相也曰邲之役呂錡左知莊

子於上軍宣子呂相也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巨免

子羽戰楚人囚知蓋莊子呂其族反之厨武子御莊

子羽戰楚人囚知蓋莊子呂其族反之厨武子御莊

子羽戰楚人囚知蓋莊子呂其族反之厨武子御莊

子羽戰楚人囚知蓋莊子呂其族反之厨武子御莊

子羽戰楚人囚知蓋莊子呂其族反之厨武子御莊

子羽戰楚人囚知蓋莊子呂其族反之厨武子御莊

子羽戰楚人囚知蓋莊子呂其族反之厨武子御莊

子敗製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曰二者歸魯成三季晉人歸楚穀臣與製老之尸曰來知榮

楚人許之射鄂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公十

戰于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曰楚師敗楚蓋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歿呂定晉國而無後

無後于孫無賴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使疑燕子將

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也武子士

武子宣瀆呂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

文子勤身呂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定諸侯謂為帥

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呂疑季屏其宗屏藩

使令狐文子左之文子魏犢之孫魏顆之子魏顆也令狐邑名曰管君潞

之役乘來圖敗晉功魏顆呂其身卻退乘師于輔氏

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音勝也魯宣十五季六月

杜回治景鐘景公之鐘至今不育其子不可不

荀子曰荀家憶惠荀家晉大夫荀繪文敬荀繪荀族也果

設子桓子也無忌鎮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使茲

四人者為之也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

言會肥美者率多言會肥美者率多故使憶惠者教之道教之使文敬者

道之道其性難正也使果設者諗之諗告也告使鎮靖者修之

修治其性氣性憶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文敬者道之

則姦而入也果設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

則奮奮均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

而采淫也使為元叔元叔晉大夫高梁伯之子知羊舌

職之聰敬肅給也使左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

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魏驪之子

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張老晉大夫

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遏寇

知籍偃之憶率舊職而茲給也使為輿偃

司馬游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

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

始合諸侯於虛虛打宋地宋打且殺宋虛打宋地宋

使張老延君譽譽

四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呂

宣子李宣子公且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也而能

文有文德也

恤大事使左新軍說云新軍中軍也昭謂三季公始

合諸侯悼公三季魯襄之二季也悼公元季始合諸於是布

始命之此四季諸侯會於雞雞上雞澤在於是布

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今謂朝聘之數同好惡令狐

文字卒魏頃公乃巨魏絳為不犯不犯不可犯使左

新軍傳曰魏絳多功巨魏武為賢而為使張老為司

馬絳也使范獻子為侯奄代張老侯奄元侯也獻子

公譽達於或諸或無五季諸或來請服使魏莊子

盟之於是公復伯公後故曰復霸

四季會諸侯於雞述上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字楊

于亂行於因梁楊干悼公之事行魏絳戮其僕僕御

公謂羊舌交羊舌職之子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

絳戮寡人之事為我勿失戮辱也為我交對曰臣聞

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皇未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命聞士飭

張老交止之交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楊干

不念其誅也日君王使使臣中軍之司馬日肯

臣聞師臣順為武順也軍事有以無犯為敬

請以之請就公跣而出跣也曰寡人之言兄事之禮

國朝通志卷之三 晉書 四 史記書堂

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

禮會反役自後反也禮會公會大夫之禮令之左新軍上章曰呂魏絳為不犯使左新

也亦奚辭於軍辭請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對曰臣之

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

也婉且趙今少釋也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

其壯也疆忠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皆守業而不

流流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知有直質而無流心流也

非義不變言也非上舉舉動也若臨大事其可

賢於臣也大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也

比比也公使祁午為軍處漫兮公軍無稅

五季無絃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內虎豹之皮

公曰或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

魏絳曰勞師於戰而失諸諸也魏絳曰勞師於戰而失諸

且夫或翟荐處也賈貨而易土賈輕也與之貨而

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徹其利二也或翟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晉四說莫不震動其利三也也君其圖之公說故

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韓獻子老韓獻子老韓獻子韓厥也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

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

臣聞之曰無功臣聞之曰無功

臣聞之曰無功臣聞之曰無功

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知能治大官其仁可曰利公室不忘知能治大官其仁可曰利公室不忘

卿位外內必弓且雞止之會其官不犯卿位外內必弓且雞止之會其官不犯

左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左新軍事已見上欲見張

十一季公伐鄭鄭伯嘉來內女工妾三十人十一季公伐鄭鄭伯嘉來內女工妾三十人

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晉曰師卑師調是也妾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晉曰師卑師調是也妾

八音也或云女子有伎巧者也與侍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委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八則賈君所云非歌鐘二肆歌鐘歌皆所舉肆劉也凡及寶鑄鑄小

所傳曰廣車也車輪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輪車濼十五凡疾車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

辭或翟而正諸藝於今八季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忠請與子共樂之一八季蘇或翟後八季也十七合諸侯

夫蘇或翟居之季也合也八季七合

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臣焉得之

二三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忠善也忠識

博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費叔齊樂見士民之

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為德

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

目其善行目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為行

古附習於曹附叔向之名曹魏紀人事之善惡而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彪公也

孔子未作善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彪公也

國語卷十三
晉語七
八
定靜書堂

國語第十三終

晉語十四

晉語八

韋昭解

芎公六年芎公悼公之子彪也箕遺及黃困嘉父作

亂宗身而外箕遺黃困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

本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想諸宣子曰盈將

將祿之箕遺黃困等知之而作亂宣子其多士使城箸

殺者困嘉父及司空靜羊舌虎等十人公遂逐羣賊

羣賊欒盈之黨謂知起中行嘉謂陽畢曰自穆侯曰

至於今亂矣不輟楊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

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已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

身若之何也速召陽畢對曰本相猶討本相猶亂本謂欒

枝葉豈長本相益茂是官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

操曰太其枝葉豈其本相可已少問氏而太其黨

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明訓在威權

言既何明教當威權在君言不君掄賢人之後有常

仗於國者而太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夫掄逞忠虧

君曰亂國者之後而太之逞快是遂威而遠權也遠

權權及民衆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越越言皆若越則

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

生欲惡情欲好若不偷生則莫忽亂矣且夫藥氏之

誣誓國也久矣誣罔也曰惡取誰曰誣罔藥氏書雖殺

子之德在人如藥書實覆宗殺厲公曰厚其家覆敗

周人之德召公藥書實覆宗殺厲公曰厚其家也宗

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太之則民懷矣瑕取嘉

萬魏畢萬之後皆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

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藥書太吾先君先

藥盈不獲臯如何言盈不得臯於國為其母陽畢

曰夫正國者不可曰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行權不

可曰隱於私曰私因隱蔽其暱於權則民不道道不可

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政何曰道民民之不

道天無君矣與無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

國朝詩林卷八

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越君者為大戮臣

設忘其死而叛其君臣煩司寇設不設也言不設忘

寇臣刑公說執義其固止之不可也厚賂之辭曰臣

嘗陳辭矣心臣守志辭臣行之所臣事君也若受君

賜是墜其背言墜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也君問而陳辭未

還而逆之何臣事君也逆反也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與生其母視之叔與晉大夫叔向母弟也曰是虎目

而豕喙虎視眈眈豕喙長而銳也為樹而牛腹為樹肉并斗出谿

穀可盈是豕不可饜也水注川曰必曰賄必後為贊理

而甲邢侯殺之遂弗視視不自養揚食我生揚叔向邑也食

也其母愛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

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宗同

宗也食我既長黨於邢盈盈獲臯晉殺盈及

齊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聘在襄二范宣子問焉宣

晉正卿曰人有言曰外而不朽何謂也言身外而朽穆

子未對宣子曰晉國之祖自虞自上為陶唐氏言在

不設在夏為御龍氏夏夏后孔中之世也傳曰陶唐

堯號在商為豕韋氏商謂武丁

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曰豕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

唐而對弟唐叔虞遷周卑晉懿之為范氏其此之謂

焉唐弓杜謂之杜伯卑王室微也晉懿出者謂為盟主總諸侯也為范

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懿叔太公周

適晉生子與為晉理官其孫士會對曰豹之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世祿世魯先大夫臧文仲其

身漫矣其言大於後世言大有言可虞者謂若致

之謂久而不朽

范宣子與酈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弓也酈晉邑之

界久而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葵伯葵羊舌炎也魯襄

不取左伯葵曰外有軍內有事交也外事也言主不設

侵官非其官與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曰

也也也徵名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也也也問於孫林父林父衛大夫孫文子魯襄十

夫子張釋夫子而舉釋舍也是反各子也各子宣子

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問於叔與叔與叔叔

後曰待各為子戮之叔向問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

未盪也盪息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益訪之豈祗言

些祗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端正也博能上下比之

且各子之家老也室柱各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

刑典刑典也而訪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齊

曰問各子何蘇之怒各曰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

之不息二心欲而怒蘇大夫非子之任也亦午見中

厥曰誓為諸侯盟王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聽命於誓誓國其誰不為子趙何必蘇言皆趙子之

大盜密蘇蘇蘇大曰弓小弓勸弓大德宣子問於

些祗誓祗對曰咎際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際叔杜伯

也也宣王殺杜伯生子與為理字理士官也且正於朝

朝無姦官為司空且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世及武

子左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

成景軍無敗政成公生景公及為成師居大傅唐尚

宣九季誓成公李至十六季晉景公請王上曰敬冕

命且為大傅端刑濩輯訓典也國無姦民士會為

國語卷之四 晉語八 六

正也後之人可則是官受隨范隨范晉二邑也及文子成晉

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變也晉使土曼盟豐竟事之

國使無有間隙豐竟也間隙瑕釁也兄弟鄭衛之屬

是官受郇櫟郇櫟晉二邑也今吾子享仗於朝無姦行於

國無邪民於是無四劣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

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與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蘇非

也於是加寵將何治焉晉加寵於子將宣子說乃益

蘇田而與之蘇田與之與之與之宣子

訾祐歿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范鞅曰鞅兮咎咎者各宥

訾祐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曰相晉國且為各冢今各

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無賢也將者之何對曰鞅

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敬學而好仁蘇

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為政貴會謀於眾不自貴好未

也言心樂欲私忠雖求不敢謂是也必長者有之由東

也也宣子曰可且免身

琴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琴焉

之至晉為琴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日止此

國之昔也咎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濊

水之中聞此聲者師曠曰公室世將寧兮樂大師子

野君之明化於衰矣此形夫樂自開山川之風開通

八音曰曰燿德於廣遠也燿明風德曰廣之風風宣

之於四方作樂各家風山川巨遠之禮每樂一變各

其德韶夏濩武是也何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風物巨聽之言風化之動

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物莫不順而修詩巨詠之修禮巨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昔節之

肉皆動是巨遠服而邇不遷豎內豎公怒

琴公射鵠不以鳥也使豎襄搏之失襄名也公怒

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

之管管先君唐叔射兕于社林嬪巨為大甲兕侶牛

先君唐叔射鵠不以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血聞君怩顏乃趣

殺之怩怩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汰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

以吾蔑與比而事君矣管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

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焉君子周而不叔向曰

君子比而不剛比德巨贊事比也贊左引裳巨對已

利已而忘君剛也朋黨也

樂景公使其弔鍼來來成景公余穆公之孫桓公

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掌賓客行人子朱

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當御

進也言次應直事叔向曰胙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

皆君之臣也班嚴同與員同也何且黜朱也黜沒撫劍就

之叔向曰衆誓不斲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子

孫饗之饗會饗其福也不集三軍之士曩崗曩復戰夫

子員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也易變姦巨事君者

吾所能禦也拂衣起之也拂窳人救之焉公聞之曰誓

其度兮度幾於興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

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季晉楚令尹

子木欲襲晉軍曰將盟楚人衷中襲掩也傳曰若書誓

師而殺趙武則誓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

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暴信不

可犯也犯陵忠自中自中而信自身身信也其為德也深

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捐也捐動也今我且忠謀諸

侯謂安而且信覆之覆驗荆之逆諸侯也火云火云

也實為忠信是且在此若龜我且自背其信而寔其忠

也寔也信反必斲斲也忠寔無用無且用安能害我

且夫合諸侯且為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

諸侯必叛之且謂侯召諸侯而束甲子何悉於死

而可且固誓國之盟主何懼焉言誓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

國語卷十四 晉語八 八 一

巨蕃為軍蕃籬落也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言人

引車就水艸便利之地而舍之侯濩扞衛不行則侯侯望濩夜則扞衛扞

備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大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肯後少又強弩注矢曰誰何謂之羅圍又二十人居狗附處

轉輦大壘二百步畜犬其中或視肯後或視少又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侯侯濩二十人

視聽侯望明而設昏而罷侯侯濩二十人楚人不設謀畏晉之信也守信

諸侯與之故不設謀也自是漫弓公無楚患矣

宋之盟強矣之楚人固請先軟楚人子木也叔向謂

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執在德不在先軟子若能自忠

信贊君贊左而裨諸侯之闕裨補也軟雖後諸侯將

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自賄成事賄成今雖先

軟諸侯將襄之何欲於先晉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

之楚為荆蠻蠻荆州之置茅絕設盟盟表與鮮牟守燎故

不與盟置大也楚謂宋茅而大之所自編湖盟表謂

今將與神主諸侯之盟唯宥德也仲夏子務

德無爭先務德所自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魯人食言食偽也言魯使

叔孫穆子為戮今尹圍楚樂王鮒來貨焉弗與鮒晉

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欲欲得

少懦於諸侯懦弱也諸侯之故求治之不來致也

故事也必欲治之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若

及必弗避也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吝必及

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且赴諸侯之盟為社稷也

為欲衛社稷也若魯有臯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

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

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難難居也自它及之何害何害於義

苟可自安君利國美惡一也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國也齊一

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誓何且為盟主矣言無且復齊一

諸侯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且以安利其國可

無恐焉若皆郕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

若是道也果裸必可且教訓何貶國之有吾聞之曰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不祥必免叔

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斲其椽而龍之椽榱也張老夕焉

而見之見見匠人為之不謁而歸也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

吾不善子夫告我何其速也速太也對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龍之加密石焉密密理也先諸侯斲

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能斲也士斲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備

得安謂之義趙其等禮也趙尊卑之禮今子賢而忘義富而

於禮吝懼不免何敢自告文子歸令之勿龍也匠人

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其

斲者仁者之為也其龍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京當為原九原晉墓地曰外者者可

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

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其為狐射姑所殺

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

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難至將反國無

也鄭後司農曰為詐請人娶君利也其隨武子

焉范會也內諫不忘其師言聞之言身不失其父身行

稱文事君不援而進進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不

所欲進賢乘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趙文子見之問曰乘

君道焉問有對曰不識難言文子曰公子辱於

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道事文子曰猶可已久

焉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季穀穀言國無道而季穀

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季也文子視日曰朝

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文子出后子謂其廷廷

也者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自恤後猶恐不濟今

趙孟相晉國巨主諸侯之盟恩長世之德歷遠季之

國語卷之四 晉語八 十一

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怗日而漱歲怗偷也忘偷其矣忘懈也非外逮之必有天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案趙文子

卒

季公何疾案景公使醫辭視之辭名出口疾不可為

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傳近女色也惑曰生蠱或於

疾生蠱非鬼非食惑曰喪忠疾非鬼神大非歛會良臣

不生天命不右右助也良臣謂趙若君不外必失諸

侯趙文子聞之曰武趙二三子晉諸卿曰左君為諸

侯豈主於今八季矣內無首諸侯不二苛惡也子

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右對曰自今之謂曰律律今

之曰直不輔因明不規言文子不能自明直規輔

搖木不生危搖木大木松柏不生埤埤不溼也曰言

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榮

也八季之謂多矣已為多矣何良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

季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流惑其次疾人固醫官也猶

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

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穀為之飛若類生蠱疾者物莫伏於蠱莫

嘉於穀伏藏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

章明而人會之道也故食穀者書選男德曰象穀明擇肉德

者而親近之曰象窗靜女德曰伏蠱慝靜安也伏太

人會穀而有聰明也言夜當安

女之肉德者曰禮自節曰公已盡今君一之一書

害之病言蟲害穀猶女害男也是年昭穀而皿蠱也

也言口為蠱作器而受之夫文蟲皿為蠱言是曰云也文字曰

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季亦服不過十季

諸侯服則過是誓之殃也過十季燕洛是歲趙文子

李諸侯叛誓楚晉十季芎公夔十季後十季也

乘后子來仕避景公其車千乘楚公子于來仕

其車五乘于干恭王出庚子公子比也魯昭叔向為

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也

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上

大夫一季之田上大夫一命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

夫也皆一季可也宣子曰乘公季宣者之何其鈞之

也鈞同對曰夫魯曰建事事也職謀曰食魯德曰

賦之功庸曰稱之稱副若何其曰富賦祿也夫絳之

富商韋藩木楨曰過弓朝韋藩韋蔽肯後唯其功庸

不稱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而能金玉其車文錯

其服文文織錯錯鏤也言富商之財足曰金玉其車

是也潘木楨能行諸侯之賦言其財賄足而無尋尺之祿

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且楚乘匹也若之何其

回於富也回因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諡鄭穆公之孫子

子國之孛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

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諭謂祭祀告謝也

而無餘今夢黃能入于寢門夢公夢也不知人殺兮

曰厲鬼邪厲人殺主殺人厲鬼惡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為大政

其何厲之有大政美鬼也僑聞之僑子產名咎者鯀違帝命殛

之於羽山帝堯也殛殺之化為黃能巨入于羽淵羽山

鯀既死而實為曼郊而郊祀之三代舉之舉謂不夫

鬼神之所及所及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

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天子公侯祀百辟百辟諸侯也

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卑微也晉實繼

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或者未舉曼郊邪宣子曰告祀曼郊

為周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五日公見

子產祭後五日賜之莒鼎莒鼎出於莒也傳曰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息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曰越二三子越也吾

是且息子賀我何故對曰晉樂武子無一卒之田上

夫一本之田樂書為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器祭器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使越越也諸侯親之親之或翟懷

德

夫一本之田樂書為其官不備其宗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諸侯親之或翟懷

之懷歸也且正晉國行刑不斂斂也且免於難難免殺君也

及桓子驕奢奢侈欲無劫極也桓子樂書之子斂也畧則行

忠畧犯也假貸居賄居蓄也空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且

漫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可也

且免於難而離桓之臯且亾于楚亾奔也夫卻昭子昭

也卻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且奈于國

於國奢秦也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亏絳不熒夫八卻五大夫

三卿三卿卻錡卻至卻躒又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

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且為能其

德矣能行其德是且賀若不息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

將事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擗稽首焉曰起也將亾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其自桓叔且下嘉

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因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且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語第十四終

國語第十五

晉語九

韋昭解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也叔與為贊理叔與平左

也景伯如楚故叔與攝理邢侯與離子爭田二子皆晉大夫也邢

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晉晉與之疆界也離子

內其女於叔與不直故內其女及蔽獄之日

叔與甲邢侯蔽決也邢侯殺叔與與離子於朝韓宣

子患之叔向曰二姦同臯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

陳尸為戮宣子曰若何對曰劓也鬻獄也離子賈之呂

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也夫且回鬻國

之中回邪也也與繇親巨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臯

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施而尸叔與

雖子於市外皆在朝故尸於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

曰翟剛邑在鼓人或請巨城畔穆子不受甸吏曰可

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

巨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

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濶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

其子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也且夫翟

之憾者巨城來盈願也也警其無也是我巨鼓

教者邊鄙貳也夫事君者彙力而進不能

而退不巨安賈貳也令甸吏喙城傲將

攻之未傳而鼓降也

中行伯既高鼓巨鼓子宛支來也

復區所非僂勿赴也鼓子之臣曰矧沙釐巨其孳

行也甸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

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也臣何賴於鼓也

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也爾止事君各定而祿

戲而女也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而定安也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而定安也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也質質也土質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

而策以古之灋也言委質於君書名也君有裂名臣無

畔質也裂明也敢即私利巨煩司寇而亂舊灋其若不虞

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為畔君畔君若肉故

而苟是臣也吾當修務何德而乃使行既獻獻也言

於頃公言釐之賢於頃公頃公疾也與鼓子田於河陰河陰

南之田使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鞅問具山數山

魯人巨其鄉對言其鄉對之山也獻子曰不為具數兮對曰先

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獻子

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巨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

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禮人

之術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

况君子之學焉

董叔將取於范氏董叔魯大夫也范氏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

盜已焉言富必驕驕必曰欲為繫援焉欲自繫綴也

日董祁怨於范獻子董叔之妻也獻子之曰不吾敵

也獻子執而紉於庭之槐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

我請焉叔向曰來繫既繫矣來援既援矣欲而得之

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闕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

趙文子之孫景子之子也闕臣并難之士孟叔向曰子不

欲也若欲之胖也待交拜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稷陽人有獄將不勝稷陽魏氏之請內賂於魏獻子

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戌之父魏舒也傳曰稷

陽人肉獄魏戌不能斷曰獄上其大宗

曰與子諫焉閻漫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襄也晉主

曰不賄聞於諸侯賄不貪財也今曰稷陽之賄殃之

不可殃猶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會問誰在庭曰閻

明叔襄在召之使左會左猶也比已會三歎既飽獻子

問焉曰人有言曰唯會可已忘慕吾子一會之間而

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

足故歎也會而自咎也曰豈主之會而肉不足是君

再歎之之既會願君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獻而

已足君三歎屬適也獻子曰善乃辭

稷陽人善一子善論而不

下邑之役董安兮多下邑晉邑董安兮趙簡子家臣

十二季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之子稷陽曰多魯定

氏之宮簡子亦晉陽晉人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固賞

國語卷之五

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首世義

於諸侯言見稱譽於首世而主弗忠忠識及臣之壯

也耆其股肱者致也司苛惠不產及臣之

長也端委鞶帶鞶帶且隨宰人民無二心也鞶帶鞶帶

大帶宰人今臣一日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鬪為

相殺傷也是且狂疾賞也不如以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請曰且為

繭絲兮申為保障兮繭絲賦稅保障曰遇入保者簡子

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簡子誠寡子

子無卿也曰晉國有難而無且尹鐸為少無且誓

為遠必且為歸所謂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陸其壘塔陸壞也壘節

壘節吾將往焉者見壘塔是見寅與吉歟也壘

既尹鐸往而增之增其壘因簡子如晉陽見壘怒

之故怒也又增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謂不

可也晉大夫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怨鄆無正進無

晉大夫曰晉先主文子少釁於難釁文子簡子之祖

趙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姬趙朔之妻

有孝德且

出在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且升在位在卿有正德且

蓋為正卿正卿上卿有溫德且成其名譽矣趙氏之

典刑典常也而太其師保在公宮故其於其身且愛

復其所身且始也及景子長於公宮景子

其身且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且學子學效擇言且

教子擇師保且相子今吾子享休有文之典刑有景

之教訓重之且師保加之且父兄宗之子皆疏之

且及此難前士夫尹鐸曰且樂而喜恩難而懼人之

道也委士可且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足當師保

和焉且且修之度曰可且鑑而鳩趙宗鳩安也若

子吾幾奈為入矣微無且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

其賞如伯樂氏如之曰子免吾以敢不歸祿所得

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

鍊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弋略血鼓音不衰

鍊鍊備地弋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且朝歌畔齊鄭

與之魯哀公二季齊人輸范氏案鄭罕達弘送之

范占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成遂戰於鍊鄭人擊簡

今日之事算我若也衛莊公為又莊公衛靈公太子

不成奔晉簡子許內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也

之皆為簡子車又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殪也

上九下車呂叔簡子今日之事莫我加也無正王良

也曰吾兩鞍將繆吾能止之徐行故不繆馬今日之

事我上之次也言次駕而桀材兩鞍皆繆桀木也

衛莊公禮禮謂將戰曰曾孫蔽賸巨諱趙鞅之故諱

也設昭告弓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文王康叔之父文王康叔之父災祖康叔

也文祖襄公言文有文德也襄公之考昭考靈公昭明也靈公

公蔽賸夷請無筋無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

面傷傷於面也無敗用用也無隕懼隕也以不設請設請

歸之簡子曰忠父寄也忠父簡子之後名也若歸書

國故改為忠父寄寄禮也

趙簡子田弓螻螻晉君史黯聞之巨犬待弓門史黯

史墨也皆為簡子史犬田犬也門若園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

犬欲試之茲園茲此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

不從不順言君逆也主將適螻而麓不閭麓主君苑

傳曰山林之臣設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上將之君

設煩主之直也簡子乃還

少室周為趙簡子又少室周趙簡子臣之聞牛談有

力牛談簡請與之戲戲角也弗勝致又焉致又談簡子許

之使少室周為宰宰也曰知賢而讓可曰訓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賦史黯侍

國語表章

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

曰臣目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讒諫過臣

賞讒將薦可而替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

順其美君所謂不可而肉可焉而有不焉臣獻其不可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君所謂可朝夕

誦讒敗而內之道之臣文行之臣順勤之臣力致之

臣外以其難也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

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敗見君出

在外呂翰歌叛魯京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

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

去於外外而後止何日良來去於外外有慶若來乃非

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曰東方之士孰為

賢壯馳茲壯馳茲壯馳茲曰設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

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目為不足其亾也

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

是目賀

趙簡子歎曰佳入亏海為蛤雉入亏淮為蜃小曰蛤

皆介物龜鼈龜鼈不能化化謂蛇成龜龜石唯人

不能哀夫竇犖侍竇犖晉大夫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賢人

也人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奉

國朝書

之不登也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晦之勤純色為犧
名族之後當為祭主於宗廟今反人之化也何日之
發逐畎晦之中是亦人之化也

丙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
郵也新穉穆子晉大夫新

穉狗也伐翟翟人中人少人中人中人
在善穉後勝少人中人翟二邑也遠人來告遠傳

襄子將會尋欽丙恐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大謂勝
二邑也

而主色不怡何也怡說襄子曰吾聞之德系純純齋
也

而福祿立至謂之泰夫泰非福德不能服必致非德
寇故非福也

不當誰當猶任也誰不為泰誰不為泰則不和
則不和為和樂也

也吾是目懼

知宣子將曰瑤為後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中也知
瑤宣子之子襄子知伯也知

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
也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

狷狷狷狷房
不遜人對曰宵之狷在面瑤之狷在心心狷敗國

面狷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不仁美鬢
也

長大則賢鬢髮
類也寡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
也

巧文辯惠則賢巧文巧辯
文辭彊毅果設則賢如是而是不

仁曰其五賢陵人而曰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待猶
假也

若果大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剛族亏太史為輔

氏太史掌
氏大史掌
氏大史掌及知氏之凶唯輔果在謹其
知人

知襄子為室美也美麗好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夕夕往也

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申臣大有懼也知伯

曰何懼對曰臣臣秉筆事君忠有之曰高山峻原不

生艸木其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艸木言松柏之地其土不

肥言上茂盛寒憂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言不

室成三季而知氏凶三季知伯與魏伐趙襄子圍

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蔡知伯曰吾始知水可

呂亾人國也分水可曰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曰

灌弓陽弓陽韓也桓子附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

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知伯而

分其地在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還自衛知襄子伐鄭自衛還

子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宣子之

地名也知伯國間之諫伯國晉大夫曰主不備

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設興之對曰異

於是與此所問夫卻氏有車轅之難田執而格之與其

父母妻子同轅既驕嬖於厲趙有孟姬之讒趙同趙

公而滅三卻在魯成十七季趙有孟姬之讒趙同趙

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通於趙嬰兄同括放

之孟姬慙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年

變有叔祁之愆變樂盈也叔祁范宣子之女盈之母

宣子遂范中行有函治之難夷孟治范皋夷之邑也皋

滅樂氏皆主之所知

也憂書有之曰一人三失夫人也怨豈在明也明著不

見是圖不見形也周書芮之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為怨大不

在小禍難或起小怨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今主

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敵與難無

乃不可兮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蚘蛾逢蠶晉能

害人況君相兮弗聽自是五季乃有晉陽之難自蓋

後五段規反晉難而殺知伯言段規反知伯者遂

滅知氏

晉陽之圍知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睿悼四季知

張談曰先主為重張談趙襄子之宰子孟談盜姑無怨

寶於諸侯兮欲令行賂也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

也可地趙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希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兮

不德而賄言無德而求助也夫地也亦

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養

曰長子近且城厚完張子晉襄子曰羅民力且完之

又數官守之其誰與我誰與我同力也趙者曰邯鄲

之倉庫實邯鄲也襄子曰浚民之高澤且實之浚莫

若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兮先主之所屬也

先主簡子也謂無日尹鐸尹鐸之所寬也民必歸矣

為少晉陽為遠必日為歸

乃之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晉師三卿之師也沈窳產
 龜民無畔意沈窳縣金而炊也產毒

國語第十五終

